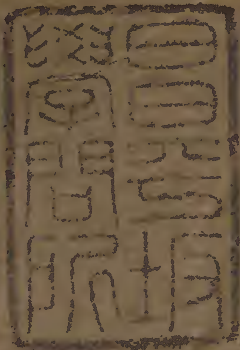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三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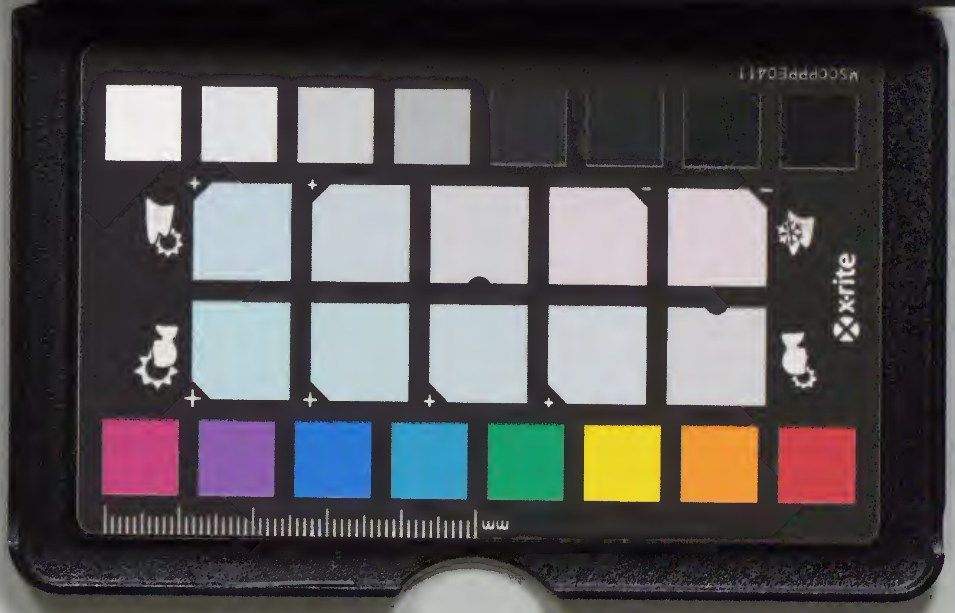
地

四十二

庫文閣内			
五		三	漢
五	一	〇	
函		六	書
一	二	九	
一	〇		類
架	冊	號	

庫文閣内			
三		三	漢
〇		〇	
七	一	〇	書
函		六	
	二	九	類
三	〇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 46 )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二

遼寧省圖書館

圖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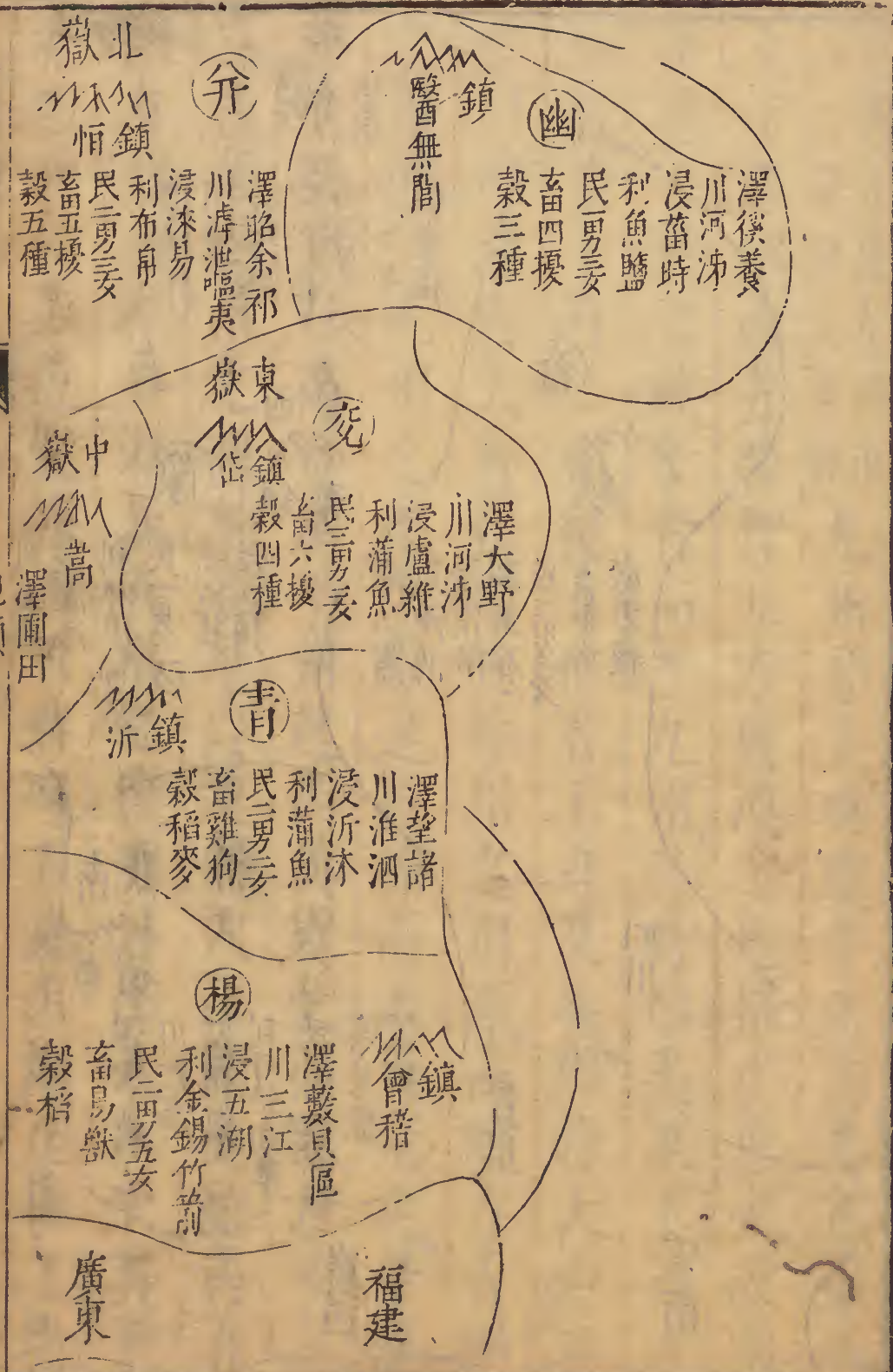
地類

周職方春秋列國圖總叙

禹貢九州想從古有圖籍可考三代封建未之改也  
觀周禮職方所掌幽冀分屬而梁之名已不見於九  
州矣然列國都邑大勢如故及平王以後諸侯率以  
兵力爭雄區宇分裂非復先王之舊也故蘇子瞻畫  
為春秋列國指掌圖以便觀覽凡古今圖國邑沿革  
異同皆可按圖以覈其詳焉嗟夫凡今之入誰不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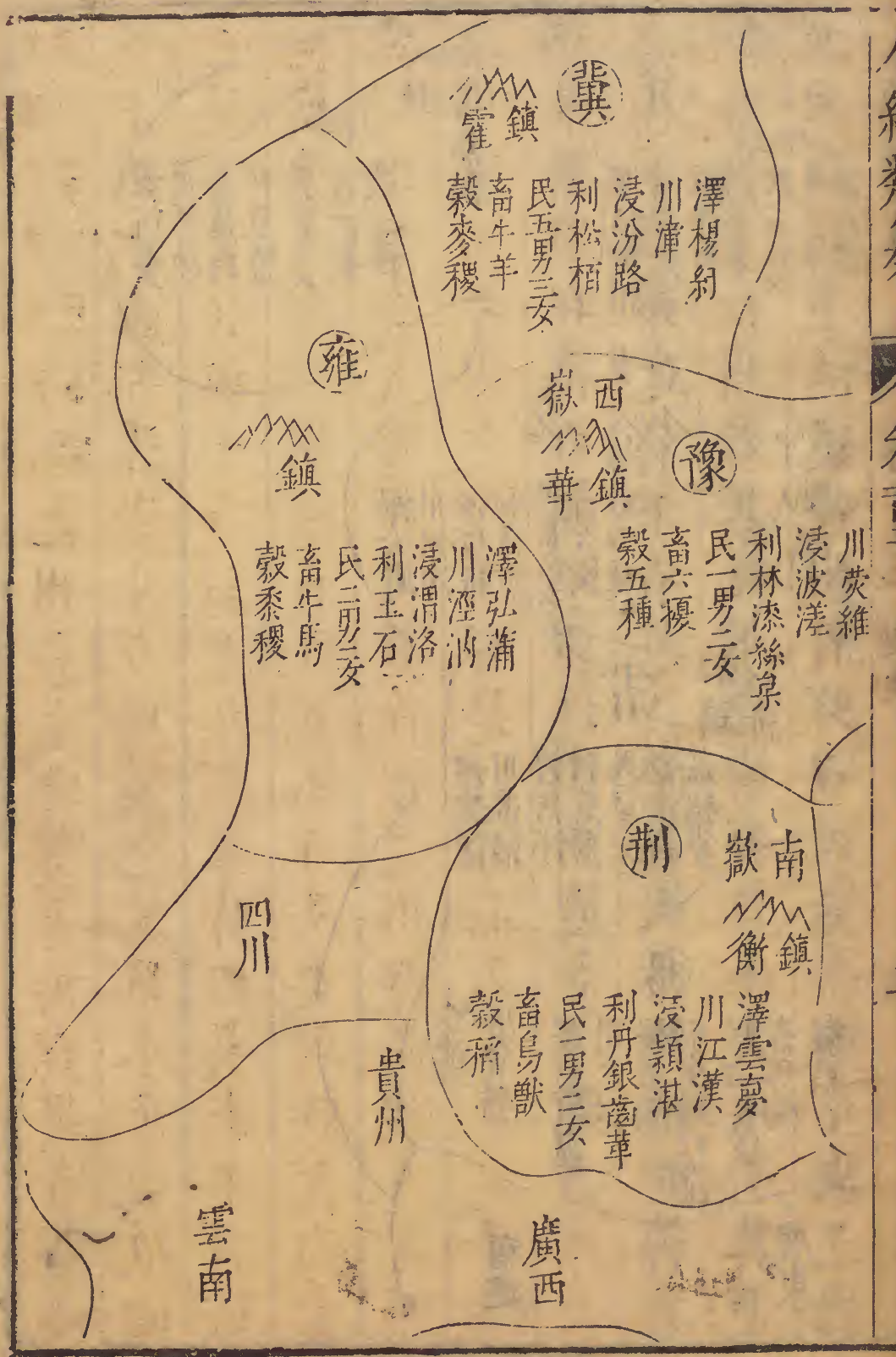


秦之廢封建為郡縣也、抑孰知唐虞萬國至周王代  
 商止存千八百國耳、春秋魯衛齊晉、小大不侔、其所  
 存者、不過數十、匪特篡弑之禍、靡國不然而、強弱吞  
 噬、亦無虛日、秦雖始欲復封建、萬國勢不能已、



八  
 編  
 頁  
 卷  
 地  
 類





周職方氏九州山澤川浸利民畜穀  
 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蓋禹  
 至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漠之地罹水患少故幽  
 并統于冀營統于青而立九州舜時四夷來王封域  
 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  
 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  
 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  
 璆瑇磬磬在禹貢為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  
 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為不  
 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為大禹于其下  
 流施功為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地類



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革徐州而東方爲無空者，無梁州則西方輿地似于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于北方。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正荊州之地，武王伐紂而庸蜀羗髳景從，是乃梁州以及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屬于荊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于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南方，雖閩越南粵自古所謂夷狄者，今悉與中土無異，但西南地俱爲來王之國，而時有背叛者，宜周公于此不置屬也。

夫聖人之教不先天以開人，不棄天以從人，西南之域聞之有時，是故不能強之，以俟後聖也。乃若北方醫無閭冀州河套內等地，正職方氏所謂穀宜三種畜宜四擾而在九服之內，其外則爲九貉六狄亦皆內屬，而周知其民物之數，不自周德衰而爲胡人所竊據，秦人不知守在四夷之道，爲長城以限之，遂使肥美之地與兗豫等者，悉淪沙漠不毛之域，反爲犬羊侵入中國，巢穴自漢以來，欲爲控禦戎狄之策者，已爲大事而不思生聚教訓以經畧吾之九服，乃分內事是不免于棄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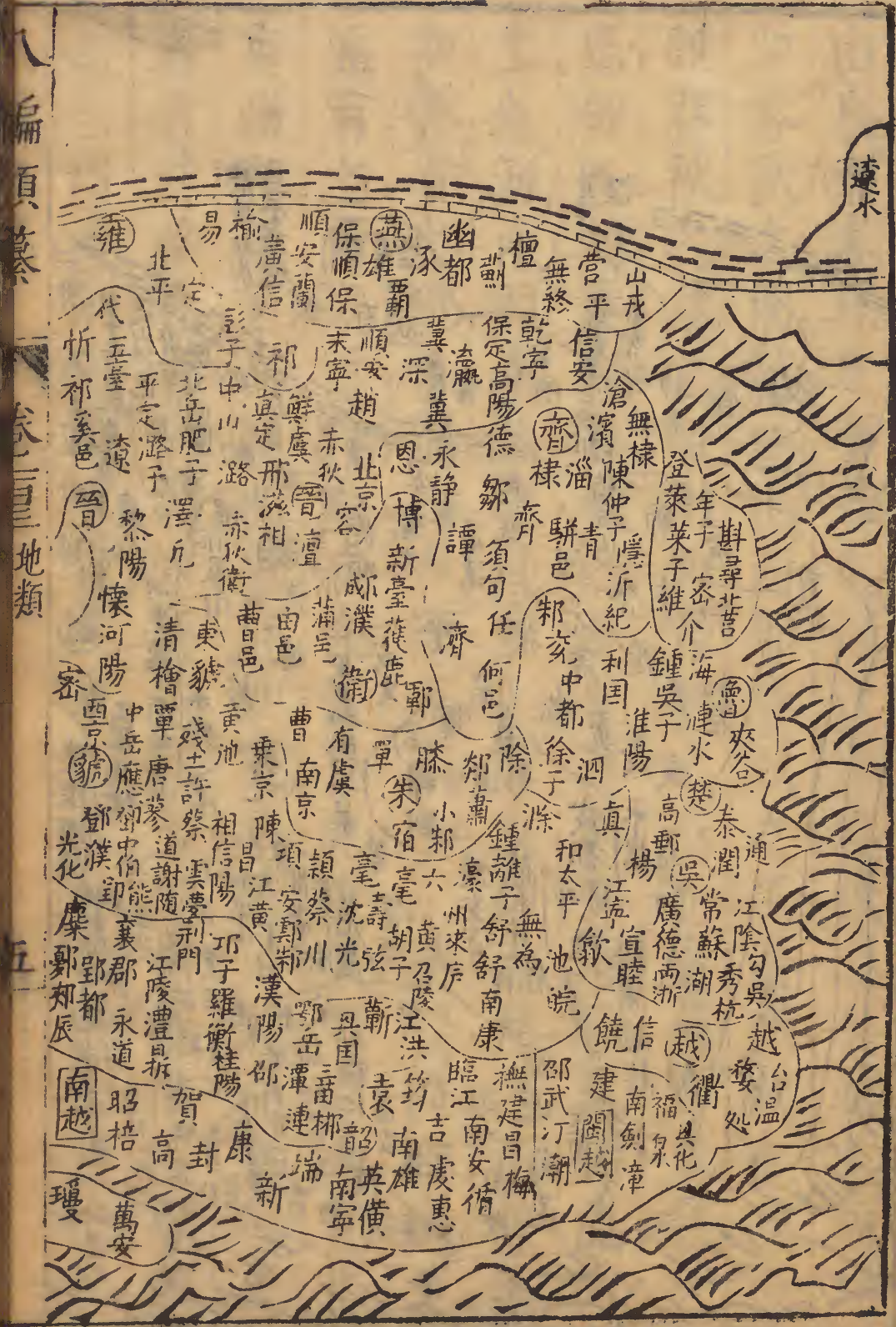
論亦奇



周九州與禹貢異

丘氏曰冀充青徐楊荆豫梁雍此禹貢九州也冀豫  
 雍幽管楊充徐荆此爾雅九州也楊荆豫青充雍冀  
 幽并此職方九州也舜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青  
 為營夏復為九州周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都雍王  
 畿不可不廣梁多險阻故合雍梁為一時碣石淪于  
 海徐地狹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壤最闊今京師山西  
 外包虜境故此分幽并

春秋列國圖



編頁纂

卷一百三 地類

五





山東即春秋之齊魯也。浙江即春秋之吳越也。福建  
 即春秋之閩越也。山西即春秋之五臺忻代也。陝西  
 即春秋之秦也。四川即春秋之蜀也。廣西即春秋之  
 思柳也。湖廣即春秋之楚也。江西即春秋之西康以  
 上也。河南即春秋之許鄭也。廣東即春秋之南粵也。  
 知各省之所自，則知春秋五霸十二公經歷處矣。然  
 五霸之所禦者，即今之九邊。而九邊又可以弗究乎。  
 冀州，即燕京左輔也。宣府，即大寧涼亭間。而葛峪柴  
 溝，皆其路也。大同，即古雲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附  
 焉。所謂娘娘灘羊圈，皆其地也。榆林，即舊治緩德而

八編頁集 卷二十三 地類 六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地類  
棄米脂魚河皆其地寧夏即朔方賀蘭山花馬池花  
兒岔皆其要也甘肅即漢之河西紅城子莊浪鎮皆  
其要也固原即開城與寧夏爲唇齒花馬也邊人謂  
之大門吾以是益知九邊要害譬大家門戶利在關  
防設使大門不嚴而守儀門角門不固而守房門可  
使暴客不入吾院宇及吾房舍乎今宣大國朝大門  
也遼東延夏甘涼角門也山海居庸紫荆鴈門之類  
儀門也緩大門而急儀門不可以言計無故而退守  
不可以言武縱大門失守獨責儀門不可以言法深  
謀遠慮者可不加之意哉觀春秋伐山戎敗長狄入  
州來會潢池而治亂存亡之機兆矣齊魯秦晉之卦  
危矣哉



歷代州郡沿革考

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為四十郡內史之雍州北地之雍州

隴西之雍州上郡之雍州九原之雍州三川之雍州碭郡之豫州

潁川之豫州南陽之豫州邯鄲之冀州土谷之冀州鉅鹿之冀州

漁陽之冀州右北平之冀州遼東之冀州河東之冀州上黨之冀州

太原之冀州代郡之冀州鴈門之冀州雲中之冀州東郡之兗州

齊郡之兗州薛郡之兗州瑯琊之青州泗水之徐州漢中之梁州

巴郡之梁州蜀郡之梁州會稽之揚州閩中之揚州南郡之荆州

長沙之荆州黔中之荆州南海之南越桂林之南越象郡之南越

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榮南帶皆臨大海



漢開越攘胡土宇彌廣分爲十三州部刺史隸治河

南今河南府豫治譙鄴縣兗治昌邑魯郡徐治郟下邳縣青治臨

淄北海郡涼治隴天水郡并治晉陽太原郡冀治鄆趙郡幽治薊

范陽縣楊治歷陽今縣益治維永昌郡荆治壽春武陵縣交治廣信

梧峇其地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

南永昌郡北平郡初分爲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雷澤縣

豫治項頂城冀治房子趙郡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

城荆初襄陽後江陵楊初壽陽春後建業涼治武威

分二輔爲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益治

成都分巴漢爲梁治南鄭漢中分雲南爲寧治雲南幽

治涿分遠東爲平治昌黎安東府交治龍編安南分合浦

之北爲廣治番禺

唐貞觀分爲十道開元分爲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

察非法京畿治西京城都畿治都東郡關內多以京官遙領河南治陳留郡

河東治河東郡河北治魏郡隴右治西平郡山南東治襄陽郡山西南

黔中治黔中郡嶺南治南海郡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

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

漢東不及西過之

編類卷一百三 地理類

漢東不及西過之

漢東不及西過之

漢東不及西過之

漢東不及西過之

漢東不及西過之



宋分天下為二十四路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北京

大浙江路臨安浙東路紹興福建路福州江南東路建康江南

西路隆興淮南東路揚州淮南西路廬州湖南路湘潭湖北路

江陵成都府路四川利州路漢中梓州路潼川夔州路寧江廣

南東路廣州廣南西路靜江京西南路襄陽京西北路穎京

東東路青州京東西路兗州秦鳳路鳳翔永興軍路陝西河北

東路澶州河北西路真定河東路太原如唐之河東河北隴

右則多為遠夏據疆土視漢唐則大促矣

古今地名沿革論

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

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

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陳即今

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

鄭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

蓋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疎

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

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城在今之荆南府秦師入

滑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滑國今在西京偃舒縣

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廬

舒州餘三百里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



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

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

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在瓜州垂三百里有西亳南

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偃師南亳在

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鄭州

在南陵軍丹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

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今荊州府古之酒泉在河南而

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寔在于

郡乃間匈奴之地寔在河西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

東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今存荆南古之豫章在江

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

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春秋諸侯會

古都所謂澶淵聚者即其地正屬今之幽古之南陽

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于是

今之懷州也而今之南陽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

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嘗以彰郡東陽郡行封

桂林非百粵辨

今之桂林春秋戰國屬楚自楚滅越時越人散處海

濱各為君長今桂林在嶺之北去海二千里與越不

相涉東越都會稽閩越都甌冶南越都番禺駱越都



交趾蓋百粵之統名在岐海中者是也秦桂林爲西越地者以其爲南越之屬後趙佗所擊併蒼梧寔不與焉即非秦之桂林可知矣五代時劉日晟盡有嶺南西地者二十年時亦僭稱南漢地非越王也終始無越之名何得以百粵名之楚越雖皆有南蠻之畿而其種類自別今越西蠻與武陵九嶷同者同一疆界故也

三河三秦三齊三楚二梁三蔡三苗之辨

三河唐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故稱三河三秦項羽三分關中地封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

翟王故稱三秦三齊謂齊及齊北膠東也三楚淮北沛陳汝南二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或曰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壽春故曰三楚三吳國經云漢分會稽爲吳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通典水經以吳興吳郡會稽爲三吳指掌圖以蘇常湖爲三吳其說不同九脩稿云春秋之吳都蘇常之間漢封之吳都會稽即蘇常嘉杭非紹興之會稽也三國之吳初爲會稽太守封吳侯即蘇松常鎮杭嘉湖之地備記之三梁謂南梁大梁少梁三蔡謂新蔡上蔡下蔡三苗在



堯時爲夷地在今日則爲中國乃湖廣江鄂嶽之州  
故今三州人尚有苗姓

### 都邑總叙

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  
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無事  
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  
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於今皆爲河北  
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  
所以幽薊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  
後河道堙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垣州入

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  
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  
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  
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爲  
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也天下之山  
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  
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  
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  
廣輿地都會總考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



唐虞冀都之圖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地類

七

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源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源於嶓冢江之發源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源並也故天下有源之水河為第一 其二



冀州龍脊堰，黃河不得直趨入海，橫之中國，遠遶冀州西南東，蓋河以龍堰而曲流，龍以河遶而截住，夾身則左有小東河，右有西恒水，南有小南河，攔截於內，而大河經之，龍將焉往。

魏莊渠曰：大地之脈，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東夷、北狄、廣漠萬里，龍氣粗頑，其性殺伐，陰山橫亘千里，固所以限華夷也。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夷氣散，而知慕禮義，世

為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為冀都，其左結為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脈，若從天降下，為平陽，而大河三面環遶，以絕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薇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都矣。其地表裏山河，而四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後世人主垂裳無為，能如古之人乎？吾恐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不能矣。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堯舜盛德，遠覆北邽，皆為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會東。



周營洛邑之圖



夷爲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于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以害於漕河。則障之使南，况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于天時人事無乃有未盡乎。



周洛邑乃飛龍格勢手脚本自分明迎送却從外假合也凡大地皆取諸外而不取諸身所謂本身脚手一屈曲縈迴輒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故人不見其爲脚手也况遠外迎送其得見乎

發揮曰凡大地必有關攔其規模愈大則堂局愈闊堂局愈闊則關攔愈遠故冀州關攔乃在碣石長安關攔乃在荆山洛邑關攔乃在太華蓋如荆山太華等山動占據百千里而手脚支派皆有風水大地非孤然一山之比碣石亦有石山綿亘在海其深無底人不能見所可見者山上之石如婆婆娑之樹耳滄海

揚塵陵谷變遷寧有此理此冀以夷狄之迎風水之變河溢之患而不可都洛以封建之罷獨守之難而不可都惟長安天險實爲金城之固天運周流何能復觀漢官威儀也

魏莊渠曰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葱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脈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界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于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于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



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於海北絡傳  
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  
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  
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古  
之神聖多起于東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  
者汴垣無備其勢必重兵民力坐而困矣余嘗至洛  
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  
進則高高爲左障然終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  
平陽左障嵩高雖迴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  
里平原作祖然後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  
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而之他帝王有德  
而興無德而亡世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



# 秦都咸陽之圖



八編類

卷三十三

地類

二

而與無跡而寸世不一於宇宙所以無蹟也  
 編錄非一處王康終久之而終久之轉而之此帝王存斷

之神聖之起于京兆來洛大平亦在...  
 有法短無備其勢必重兵民力重而用...  
 陽其形勢...  
 運則高而為左...  
 長安...  
 太行...

六編類

卷三十三

其



秦都咸陽，非長安之正。以宮屬渭，跨渭為飛橋，複道以象天闕，道而屬阿房。如驪山、溫泉，又長安之支龍也。長安之下，則有岐、梁、荆諸山為托，澧、涇、漆、沮河水，界限為符，以高臨卑，百二之固，沃壤千里，可以積儲。此秦所以能併吞六國，至今為天府也。

洛邑居天下之中，為大龍之腹，四望平夷，近則熊耳居其右，取諸遠則上洛在其西，太華在其東，終南、惇物在其北，內方則在河南，周公所取制天下之中耳。猶腹為人身都會之所也。以水而言，則洛水自西而經其前，纏澗界其東，汾水、黎水遶其後，伊水、陳其西。

而如平洋無蔽，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如以風水言之，則灑澗、伊、洛界限分明，其進送護衛，不取諸身而取諸外耳。但今之洛陽非周之洛邑，亦非周居頑民之洛陽。居頑民在洛水之陽，伊水之地，東都洛陽在河南，又隔伊水。周洛邑最合風水法度，後人不敢居者，周家封建諸侯，東西南北皆我守衛，侯國滅而後能及於周，故以秦之強，又以無道行之，不滅六國，周不可併也。後世罷封建而制郡縣，所守皆須自備，故力有不及，則難於守。若立國於河南，有諸水在後，而地方之備差完，然終不如長安可恃。今之西



京即周公所卜澗水東纏水西而墨食者亦可立京畿之地蓋下有太華一臂力量甚重洛邑則又添得西京一臂也然無太華亦非京邑之地玉髓經京畿之地在虞氏爲幽州域在禹貢爲冀州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蒲坂我成祖遷都於燕京蓋復黃帝堯舜之故都於千八百年之後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于天下唐虞之都以河溢爲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大梁平矣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東魯中幹最尊而已鍾

孔聖且今河水穿龍皆非建都之宜他如武昌成都等處則又不足論矣故惟我京師爲上而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總論帝都

王氏鏊曰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河之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郢其二

論北龍帝都垣局

北龍有燕山即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於此故曰燕山古冀州地舜分冀東北爲幽州故又謂之幽都按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





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為幽并營，故幽與并營皆冀境也。楊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之中脈。以華夷共視為中脈，蓋鴨綠江外有大幹為護矣。綿亘數千里，至于闕歷澣海之玄，屈曲出夷入燕大同為山後曰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關截黃河前，遶鴨綠後，纏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變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無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地理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

會帶黃河，宸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鑰其門，最合風水法度，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護擁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軋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



枕居庸，楊文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崩劣。又云：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勝甲天下，崧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俱關隘，喜峰古北黃花鎮俱口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自昔之都燕者，始於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雜氣，皆不足以當其大。惟我皇明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真萬世不拔之洪基，而議者乃謂北太近胡，距塞不二百里，無

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之守，然不知今之四夷，北虜為急，倏忽來去，邊備須嚴，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將臣，則非居重馭輕之道。故我成祖文皇帝，睿意建都於此，良謨遠猷，豈凡愚之所能及哉。

論中龍帝都垣局

關、陝之地，形勝全龍局。美王氣攸萃，而文武周公列聖篤生。自文王都岐，徙豐，武王遷鎬，京成王實都于鎬，以據天下形勢。當西周全盛時，特往來朝諸侯于洛邑。至平王避犬戎，始遷都洛陽，號曰東周。則周日微弱，而雍州王氣，惟秦得之。蓋秦先世有非子者，善



育馬爲周孝王主馬，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歷三世，至秦仲始大，歷莊襄，大戎殺周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爲諸侯，賜以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秦卽其地，日以強盛，兼併天下，然無功德，肆暴虐，不足以當其王氣之大。漢興，以婁敬張良之議，遂因其故都都之。傳一十八帝，歷二百六十九年。宋人亦嘗議欲都此，而以橫山未入版圖，故都大梁以經營。橫山蓋橫山，當宋時，諸戎所依，爲戎夏必爭之地，不得則不可都。故爾丘文莊公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一者也。周人初起於邠，繼都豐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而棄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世，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爲縱，而獨爲衡焉。卒能以少制衆，併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也。自高帝用婁敬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勝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居於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於今矣，詳究文莊茲論，各有所見，而議者乃謂漕運不便，然不知周與漢唐各數百年，而儲積豈無其道。且禹貢著雍州厥田惟上，上史稱沃壤千里，可以儲貯而



秦號富疆顧所處之何如耳

論南龍帝都垣局

南龍爲金陵即今之南畿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地也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稱金陵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蘇伯衡謂劉廸簡云金陵地脉自東南迤長江而西數百里而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衍所謂土中於是乎在西爲鷄籠覆舟諸山又西爲石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玄武湖左右映帶兩淮諸山合沓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諸葛孔明謂

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昔始皇見金陵有王氣東遊以壓之其後一國吳都之傳四世東晉又都之傳十一世歷百餘年南朝宋齊梁陳南唐皆都之而年代不永蓋以其雖合垣局而垣氣多泄故爾楊筠松云長江環外有三結垣前水中列垣中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是也若以形勝論之則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劉誠意伯謂襟帶長江勢甚險固符文襄公謂金陵江北則有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江南則有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南龍之次有臨安

今浙江杭州府

其龍脉自天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  
目山分入錢塘、而海門有龍赭二山在其中、郭景純  
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更點  
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經云海門環合似天市、天  
目天池生侍衛、萬里飛來垣外挹、海外諸峰補垣氣、  
廖氏云、大江以南天日峙、海門似天市、故臨安亦天  
市垣耳、傅公伯通謂其地只可駐蹕、不宜建都、不過  
偏安之地、且主奸相弄權、武臣多咎、後宋竟未能恢  
復、而奸相如秦檜、賈似道、諸人輩出、皆操弄國柄、武  
臣多不善其終、果符傅公之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

圖書編

地類

輿地總論

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界、北界自三危積  
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前抵柱王  
屋、大行北抵當山之古、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  
謂北紀以限夷狄、南界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  
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攜  
武當荆山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



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界爲胡門南界爲越門此以天象分南北言也或又即中華之山川大勢分爲三條者如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大幹盡於東南海黃河與大江夾中條大幹盡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大幹盡於遼東吳草廬所謂崑崙爲西極之祖分派三幹以入中國此又以地脉言也禹都冀州王畿四面各五千里今京師即其地而宣薊大同去北虜何其近歟大寧河套之失此可知矣揚州自淮南以及江浙地本廣矣而又加之以閩廣荆梁之廣本由湖之巨浸山之重複矣而又益之以雲貴此則不可

槩以九州限之也然則統觀宇內西北文物之盛遠不逮古而東南過之固由天運使然而冀雍青徐兗豫之土田今猶古也一望千里萑葦極目亦可委之於天運乎揚州田本下下賦下上今歲運居天下之半而民力殫矣况古之王畿百里賦納總三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則是粟米之賦取諸五百里而足也今京師天下之本財賦斯民之命而盡仰給于東南得無大異于古歟

皇明輿圖四極

士夫嘗言我朝疆域過于宋。敵于唐。不及于漢。蓋以



朔方大寧交趾及開平興和玄菟樂浪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時土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如洛陽爲王城臯蠻氏陸渾氏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爲舒郡秦爲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故應鏞言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今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惟西與北尚未底於海耳然視之前代奄甸已弘彼大荒絕漠之險地氣旣惡人性復獷非復人居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爲重輕也。

### 古今方輿總論

古西北袤而後縮戎虜侵蝕漸逼也。古東南蹙而後展蠻夷服屬漸衆也。至云三五之宅甚邇後乃寢廣博綜其實不然記牒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禹使章陝步四極里各數億仞即詡言未可盡詰自日南徼外堯時羲叔所宅也。滇垂黑水玄禹所導也。庸茅百



濮武王歌舞之師也。滅豸句驪箕子田蚕之國也。蓋  
 古以文教漸遠，不盡若後世隸為冠帶之室，必謂古  
 之地陘，臻秦漢乃大，非通論。要之君德休明，即殊域  
 絕黨，不異宇下。否則赤縣神鄉，判若外域。自遠陽之  
 舊，委于虜，則瓊幙蟠三岔河之中，而東西肘腋不應  
 矣。全寧捐于熟夷，則朝灤兩口外犬羊聚居，而神京  
 肩臂寒矣。開平興和，遷大邊保堡，棄而上谷雲中，患  
 剝膚矣。東勝內徙，則千八百墩罷戍，而虜家河曲關  
 輔腹心結轡矣。哈密没于土番，則西域朝貢之吭咽  
 饑而河西孤懸斗絕，股指幾于倏蓋矣。其在東南者，

則交南設藩置吏，一旦以界夷而揚戈，三下之勞盡  
 捐矣。

統論長安洛陽汴梁三都形勝

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阻逸德，知禦侮於海  
 隅，而忽艱隅於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  
 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  
 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纂漢。燕晉不  
 能隳符秦，而姚萇實代堅。以至輔民譟而新莽燼，涇  
 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敵受八面，  
 而險不數捨，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洛邑之不利也。



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倫師犯關如履門闌、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戰守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蠹生於悠久、故載武載縶、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獯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亦不然太平之久也、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

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大梁未易、宅

統論南北強弱

是以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屈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





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  
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  
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  
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鷲  
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  
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  
然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於南夏一則制勝於  
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於  
桀紂矣使奄有萬國覆亡不暇何待於東南哉嘗考  
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

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  
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  
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利於持久也深  
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  
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隳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  
楚謝幼度亟戰而敗符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取  
故張良賈克鄭表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  
勝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  
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論南北古今盛衰



夫以宋朝元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十年耳而昔之民戶縣邑當天下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絕也蓋自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荒涼為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荒涼而中原蕃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暨于宋朝虛實推遷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諸城安丘二縣屬宋朝密州宋朝海州東海縣即漢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戶宋朝為許潁二州民戶纔贏十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戶宋

朝乃為江東西有十三州軍

江西惟典國軍餘皆豫章郡地江東饒信二州

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

增至一百七十萬戶夫瑯琊潁川皆

中原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域矣

### 論川陝大勢

粵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





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荆襄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襟以并汾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逶迤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

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戰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海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汾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場



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棊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迫，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持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

論東南古今盛衰

季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徧于南服。若敖盼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闢，句踐種蠡，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揚越以庶。子胥之治吳楚，實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守備，而浙江之間，浸有疆理矣。薦敖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肆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甚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脩路，越之律張霸興，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延錫以諸



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為禮義矣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于唐而宋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百萬石而宋朝漕運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治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潤饒衢信州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益利初不過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常增至六百萬緡鹽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十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

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加增至于今則又不然矣閩中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袞唱其教歐陽詹為之師於是庠序浸興更五代至於宋朝而英才輩出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袞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

統論南北形勝

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



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纔越淮、漢、以、南、頓然陵替、故帝王之興廢、在、西、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冀、幽、并、營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益周公分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兗、豫、青、雍、并、幽、冀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揚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淮、海、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梁、冀、幽、并、司、隸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揚、益、交元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加之

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閭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藉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藉亦不過晉武之初

論青齊

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置中夏、赫然為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礪、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襲有全齊、遽啓假王之請、漢為策命、而蒯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也、是故田肯有



東西秦之稱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  
暨光武中興削平中土而齊實爲殿故地土丘墟戶  
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省幾半涵養二百年而民  
戶不踰百萬重以黃金之亂海岱騷然數載殺傷困  
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勇銳者爲  
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  
十年而民戶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  
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  
刈瀕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爲空地自是而後東  
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

### 論韓魏

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威能不失疆土則  
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宋溫亦割據  
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爲敵  
國而溫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劫據中原以傾唐  
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  
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  
不固之固存焉

### 論淮蔡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生民稟中和性安舒逸豫而



不能爲亂故古名其州爲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爲兵衝而其民不攻戰鬪王師甫至則輒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殺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衆心而蔡人始樂爲不軌忠臣旣敗李希烈承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徒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久爲常但知爲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爲守人自爲戰父子相視死不爲悔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

### 論汴梁

秦漢以還訖于南北朝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四面搏擊莽爲戰場王伯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蓋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扼南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旣焉李唐中僨奄山東百州大梁屹爲重鎮逮黃巢逆亂中原紛擾梁高祖僭窺唐室遂據汴地以爲根本旣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爲帝居迤於宋朝勃興卜都仍舊開寶九年三月駕幸西京有事于南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汴渠引漕東南宿衛



百萬實所仰給，帑藏軍兵皆在樞握，本不可搖。即日下詔東還，嗚呼！古先哲王所以更都三河之間者，蓋務求水陸便利之鄉，所以便國用而紓民力也。

### 論睢陽保障江淮

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於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為要害之地，及安祿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持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於一埤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賴於巡遠也。如盱眙、王壁、鍾離、宛丘，諸戍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

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

滅質，乃固守盱眙。宋朝泗州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

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王壁。故城在宋朝絳州稷山縣西蕭

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

而動，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宋朝濠州李唐之季，黃

巢訖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犍乃固守宛丘。宋朝

陳州則四城之要害為何如，以至隗囂保冀，李憲阻舒

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成陽，王成德僭

真定，或攻之連年而不下，或討之再世而不賓，或環

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



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而前此未有聞也

論河朔

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內大振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孤軍橫博強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憝者蓋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涵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蓋民心已變則難以成功故耳切觀正元之初朱滔譖燕人以叛號于衆者三皆不應遂叛之以前既乃大操而還滔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

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寶之亂幾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逮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沒少壯生長離散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誰何矣

統論河西

杜氏通典言唐之士宇南北如漢之盛時東不及而西則過之唐史取其說以序地理志此蓋開元天寶時事也然愚嘗攷之河西在漢本匈奴休屠所居武帝始取其地置郡縣自東漢以來民物富庶與中州



不殊竇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  
亟歸版圖而軌遂割據累世其後又有呂光禿髮沮  
渠之徒迭據其土少者稱王大者僭號蓋其地勢險  
僻可以自保於一隅貨賄殷富可以無求於中土故  
五涼相繼夷夏不同而經制文物俱能放效中華與  
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難流徙者多往依之蓋其  
風土可樂如此唐天寶以後河西隴右沒於吐蕃大  
中雖復河湟而名存實亡流傳五代以及于宋而河  
隴爲西夏所據元昊倔强構逆兵勢甚銳竭天下之  
力不能少挫其鋒然至絕其歲賜互市則不免衣皮

食酪幾不能爲國是以亟亟屈服蓋河西之地自唐  
中葉以後一淪異域頓化爲荒莽沙漠之區無復昔  
之殷富繁華矣唐自安史之亂西北土地皆不能如  
舊然北方如盧龍滄景雖世爲強藩所據自據其兵  
賦而奉正朔請旌節猶唐之臣也風聲氣習文物禮  
樂猶承平之舊也獨西陲淪於吐蕃遂有夷夏之分  
致使數百年中華衣冠之地復變爲左衽不能自拔  
雖驍悍如元昊所有土地過於五涼五涼止有月西  
五郡無靈友然不過與諸蕃部落雜處於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  
犀利財貨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時是以北事遠南事



宋僅足以自存然則涼州之地自夷變爲夏始於漢而殷富者數百年自夏復變爲夷始于唐而僉荒者復數百年謂唐之土地西過於漢者非要終之論也

荆楊統論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遡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壅堵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灰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是鄂州之堵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爲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更以嚴或問其

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爲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堵自若也孫皓而下至於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矣而土壤腹堵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爲甚春秋而下又爲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爲重更三國東晉南晉南朝之時常爲重鎮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堵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



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爲  
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  
也特謀畫有工拙耳

統論江淮襄陽巴蜀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  
接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於江  
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  
其爲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於成都大險塞沃  
野千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  
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則非

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襄  
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  
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  
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  
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  
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蓋棄淮  
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  
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淮北而朱泚必欲以嚴  
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則荆湖必不能以自  
固矣曹操旣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還



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門戶。備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爲重鎮。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河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劉彥之自漢入泗

以平司寇。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伯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爲今之計。自淮泗以擣青徐。自壽春以取汝穎。取財於蜀。合軍于陝。以遏河隴。出師襄陽。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則天下大勢一矣。

### 論江淮

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



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陝則襄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

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曆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於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於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取江東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於建鄴而於淮之地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



虎視之意而終不能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地足以  
蔽長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  
蕭良自武帝立國於江左雖與元魏交爭於兩淮之  
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歛衽而不敢爭  
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  
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失殆與孫吳劉氏  
等耳愚考之孫權種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衝攻取之  
才觀孫策晚歲囑付之語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  
肅帷幄之謀亦止於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  
蒙雖守之而合肥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

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  
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  
元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  
地劉興祖徑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眙  
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  
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  
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  
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不能用險以  
挫北虜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  
之圍鍾離雖以草獻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



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宋邊之東有淮陰  
盱眙，西有鍾離，蕪春，西北自襄陽抵樊城，自丹陽而  
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  
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曆陽，自曆陽而抵鍾離，自鍾  
離而抵蕪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  
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  
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  
而西可以獲全。至於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  
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羲之與商浩書  
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羲之勸浩因  
長江以保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謬  
哉。

### 論荆襄

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  
故諸葛亮謂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塚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  
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  
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  
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  
流，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



都會故吳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  
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  
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人謂潯陽北撫郡蠻西運  
荆郢亦藩屏之要地以此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  
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  
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

### 兩廣統論

切觀宋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  
殿謂文敏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  
齊監軍郭重遷掎歛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  
朕鞠之苟一毫剝民朕不以遠赦夫瀘州去京師四  
千一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宋祖盡知之雖僻  
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慎如此則邊民  
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叛

### 兩都形勝總論

漢祖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  
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  
外諸府其兵足以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旣熾而西京  
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彊而朝廷之所以斃至於晚  
年末路司熾拊鍵內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



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修洛陽所以爲徒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益弗競於是再和再還再還再失而崖山之溺已噬臍無及矣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況七制之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二宗之德益衰也況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

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將以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其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至於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國初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永樂引汶泗諸水以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潼然後漕舟自江達于浦自河達于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之水掬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鍾決而迎鑿瓜州之垣則江不達于淮矣塞魚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于京師矣唐之軍士枕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



者、可鑒也。

南北兩都形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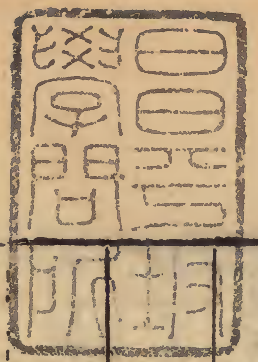
南京山水起祖發源於岷其遠亦萬里東行至仙霞關嫡宗由此分龍出脉東北行至常鎮遂逆江而西行二百餘里聳鍾山作回龍顧祖穴大江逆遶其背淮揚廬鳳纏托于江北又北則遶以黃河黃河之北又纏托以山東之山若非大幹龍安能正盡逆二百里苟非逆入之深何以受此四重萬里山水之遶托於背後乎是皆合天下爲一堂局亦大聚大成之龍也

燕京論

自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而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以遼東隔絕腦後之防蓋甚疎矣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銀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膏泉縱橫地類



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  
 東、抵、海、口、營、田、圩、斫、集、水、淤、寧、地、類、天、陷、又、自、順、安  
 至、肅、約、五、十、里、葦、葦、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  
 忌、遇、澇、更、盛、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  
 備、緩、急、遣、發、無、徒、籍、手、于、北、可、也



八編類纂



